

普通心理学

PUTONGXINLIXUE

下 册

曹日昌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普通心理学

下 册

曹日昌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普通心理学

下 册

曹日昌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字数154,000

1979年9月第一版

1980年8月第2版 1985年1月第11次印刷

印数 638,501—669,400

书号7012·074 定价1.00元

改编者的话

《普通心理学》是1961年文科教材规划规定编写的综合性大学、高等师范院校心理学专业和学校教育专业使用的一部基础课教材。全书分上、下两册，由曹日昌同志主编。上册已于1963年出版，下册仅编出一个未定稿，其后的工作即因林彪、“四人帮”大肆摧残心理学科学而告中辍。

林彪、“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国心理学重获新生。1978年，在中国心理学会杭州会议上，以及其后在文科教学座谈会制订文科教材规划时，考虑到高校心理学专业和学校教育专业教学的急需，确定重印《普通心理学》上册，并在未定稿的基础上改编、出版《普通心理学》下册。令人惋惜的是，曹日昌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路线的迫害，已经去世，改编工作再也不能由他主持，或者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这样，改编任务就落到了我们身上。曹日昌同志毕生致力于发展心理学事业，对我国心理学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征得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同意，决定本书仍以曹日昌同志主编的名义出版，以表示对他的深切敬意和怀念。

本书在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力求同曹日昌同志主编的《普通心理学》上册一致。但由于十余年来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心理学学科的发展，不能不对原稿的多数篇章作较大幅度的补充和修改。然而本书涉及人的高级心理现象，改编人员多对此缺乏深入的研究；各国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则往往各树一说，诸多歧论，致使在教材中选用公认的、稳定的论点殊感不易；加之改编人员未能有充分时间广泛钻研文献，反复斟酌，刻意求工；因此，本书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欠成熟，无论观点的阐述、材料的取舍、各章风格的统一等方面都

存在不少缺点乃至错误。只是由于教材需要之急切，时间上不允许再作进一步的修改、提高，权且付印出版，请读者在使用过程中多多提出批评意见。

本书的改编工作是由上海师大心理学系和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负责组织的。参加改编工作的有杨继本（湖南师范学院）、孟昭兰（北京大学）、高玉祥（北京师范大学）、魏庆安、祝蓓里（上海师范大学）、史健生（福建师范大学）、李孝忠（吉林师范大学）、卢盛忠（杭州大学）、蒋明澄（西南师范学院）诸同志；定稿工作由孟昭兰、魏庆安、李孝忠三同志担任。定稿过程中，刘淑惠同志热情地做了很多技术性工作，谨此致谢。此外，改编过程中，有些章节承蒙林传鼎、荆其诚、曾性初、朱曼殊、陈仲庚诸同志提出了有益的意见或建议，也一并谨致谢忱。

改 编 者

1979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九章 言语	(1)
第一节 语言和言语的一般概念	(1)
第二节 言语活动的生理基础	(7)
第三节 个体言语获得的学说	(14)
第四节 言语的感知和理解	(19)
第五节 口头言语、书面言语和内部言语	(35)
第十章 情绪和情感	(41)
第一节 情绪和情感的一般概念	(41)
第二节 情绪和情感的生理基础	(47)
第三节 情绪、情感和认知	(62)
第四节 情绪和情感的分化和类别	(65)
第十一章 意志	(74)
第一节 意志的一般概念	(74)
第二节 随意运动的生理机制	(81)
第三节 活动动机	(89)
第四节 意志行动的结构	(95)
第十二章 技能	(101)
第一节 技能的一般概念	(101)
第二节 技能动作的分析	(103)
第三节 技能的形成过程	(111)
第四节 技能形成的有效条件	(122)
第五节 技能的相互作用	(129)
第十三章 能力	(134)
第一节 能力的一般概念	(135)
第二节 能力的结构	(141)
第三节 能力的测量	(145)

第四节	能力的个别差异.....	(153)
第五节	能力的形成和发展.....	(159)
第十四章	气质	(165)
第一节	气质的一般概念.....	(165)
第二节	气质的生理基础.....	(167)
第三节	气质类型及其特征.....	(172)
第四节	气质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	(174)
第十五章	性格	(177)
第一节	性格的一般概念.....	(177)
第二节	性格的结构和类型.....	(185)
第三节	性格形成的理论.....	(191)
第四节	性格的鉴定.....	(196)

第九章 言 语

第一节 语言和言语的一般概念

一 语言和言语

语言和言语是两个彼此不同而又紧密联系的概念^①。

语言是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是一种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语言是以语音或字形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体系。语言以其物质化的语音或字形而能被人所感知，它的词汇标示着一定的事物，它的语法规则反映着人类思维的逻辑规律，因此它是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产生和存在的。

言语是人运用语言材料和语言规则所进行的交际活动的过程^②。人为了进行交际，或者使用汉语，或者使用英语，或者使用俄语；这里的汉语、英语、俄语就是作为交际工具的各种语言。使用着一定语言的人，他或者说话，或者听话，或者写作，或者阅读；这些说、听、写、读的活动，就是作为交际过程的言语。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客观现象，它对使用某个语种的人来说是

①在语言学中，19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方·洪堡尔特(W. Von Humboldt)开始把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我国语言学界对是否应当区分这两个概念，存在着不同的见解。苏联心理学是把语言(язык)和言语(речь)作为不同概念来使用的。但西方心理学中，许多人则统称语言，这时它包含着言语的意义。

②在语言学中，言语这一术语有时也兼指言语活动的产物。如人所说出言辞和写出的文字作品，也被叫作言语。心理学是研究心理活动的，因此心理学中言语这一术语，主要地是指言语活动的过程。

统一的,每种语言都具有发音、词法、句法方面的一整套确定的规则,这些规则一经产生,就有着较大的稳定性。而言语则是心理现象,它具有个体性和多变性,带有一定个体主观地反映和表述客观现实的印记;个别人的言语不仅以偏离语言的标准发音和语法结构而互有区别,而且同一个人的言语在不同场合,不同需要之下会表现出言语方式和风格的不同。

言语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过程。交际的双方都在感受器、脑和效应器中进行着一定的活动。说话的人,在大脑活动的控制之下,通过发音器官或手的动作把语言说出来或写出来,这是言语的表达过程;听话或阅读的人领会着对方的言语所表达的思想,这是对言语的感知和理解过程。

区分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明确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语言主要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心理学则主要研究言语现象。心理学要研究个体掌握和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机制,研究人在交际时是怎样产生言语以及怎样感知和理解别人的言语的,研究言语同其它心理活动的相互影响,等等。

可是,语言和言语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言语活动是依靠语言材料和语言规则来进行的,个人言语活动的效能,制约于他对语言掌握的程度;因此离开了语言,就不会有言语活动。另一方面,语言也离不开言语活动;语言是在人的具体的言语交际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且任何一种语言都必须通过人们的言语活动才能发挥它的交际工具的作用;如果某种语言不再被人们用来进行交际,它最终将从社会中消失。由于语言和言语不可截然分开,因此有关语言和言语的各个学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甚至交叉的现象。例如,心理学为了透彻地揭示儿童掌握言语的过程和机制,不能不涉及某些语言学的问题;而现代语言学也开始关心人对言语的掌握和人对言语的理解等问题。近年来出现心理语言学这门新的学科,就说明了语言现象和言语现象的密切联系。

二 言语的职能

言语有三个基本职能。

第一,是符号固着职能。言语中的词,总是代表着一定的对象或现象;当人说出某一个词的时候,就标示或称呼出某个事物、行为、属性或状态等等。某个词和与之相应的对象或现象的固着关系是为人们所共同了解的,同时必须是相对地稳定的,这样人们在言语活动中才能达到相互理解。

符号同对象或现象之间的固着关系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相约而成的。例如英语中的“book”一词,无论其发音和字形,同书这种事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俄语中可以用“книга”这个词来标志书,而汉语则可用“书”这个词来标志它。因此,对个体来说,这个固着关系是在后天生活实践中通过学习才逐渐掌握的。成人向儿童指示眼前的书,同时告之以“书”这个词(符号),多次反复地结合,便在儿童头脑中形成“书”的词和实际的书之间的固着关系。当儿童掌握了“书”这个词的概括意义之后,语词“书”对儿童就有了信号意义,或者说儿童懂得了“书”这个词的词义,即懂得了语词“书”所指称的是什么。

词不但可以和具体事物建立联系,而且可以同事物的表象建立联系。这样,言语就能够唤起和组织人的表象活动,从而对人形成稳固而丰富的内心生活起着重大的作用。

言语的第二个职能是概括。言语不仅标示个别对象,还可以标示某一类的许多对象。当我们说“铅笔是一种文具”时,“铅笔”一词就不是指的某一支铅笔,它概括着各式各样的铅笔。“文具”一词,又概括着铅笔、毛笔、钢笔、墨水、砚台、稿纸等更为多样的事物。而“物质”一词,则进而概括着世间的一切事物。

言语的概括职能极为重要。由于概括,人就有可能根据事物的共同特征把它们在思想上联合起来,同时舍弃其余的个别特征,从而形成事物的概念。由于概括,人就有可能用言语进行抽象思

惟活动，从而大大促进了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

言语的第三个职能是交流的职能。如果说，人的感知、记忆、想象、思维等等心理活动都是内部的活动，那么言语活动的一大特点即它是宣之于外的。无论说出的或写出的言语都可为别人所感知、所接受；而且言语只有在为人所感知、所接受的条件下才有实际的意义。因此，作为心理活动的言语，是沟通不同个体之间的桥梁，是不同个体的心理活动发生相互影响的最有效的工具。这种工具是在从猿到人的种系发展的一定阶段才产生的高级心理功能；而它产生之后，又成为人类个体心理发展的重大推动力量。正是言语的交流职能，不仅使同代人之间交流思想成为可能，而且使世代的人们之间的传递经验成为可能。

三 言语和思维

言语是人们交际的手段，同时又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言语和思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一方面，言语的存在依赖于思维。言语不是空洞的声音流，而是有确定意义的心理现象；言语的意义不是别的，就是思维的内容，就是思想。鹦鹉虽然能把人的语音模仿得非常逼真，但因它不懂得其中的意义，所以这种发音活动根本不是言语。同时，言语所包含的语法结构，也是人类思维逻辑规律的表现。因此，人无论说出言语还是领会别人的言语，都离不开思维活动；没有思维，就没有言语。

另一方面，思维又紧密地与言语相交织。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言语提供给思维以刺激物。思维是间接的概括的反映。思维使人能分析不在眼前的事物，也可以预测未来。当具体刺激物不在当前时，言语就成为思维活动的有效刺激。对于抽象问题的思考，更是需要借助言语。其次，言语是思维（最合适）的“物质外壳”。抽象思维是用抽象概念来进行的，抽象概念存在于词当中。抽象思维的进行和最后结果都必须以语词作为它的承担者。比

如,关于自由落体的速度的思维,就必须用“重力”、“重力加速度”、“时间”等抽象概念。关于“自由落体的下落距离等于重力加速度和下落时间之平方的乘积的一半”(即 $S = \frac{1}{2}gt^2$)这样的思想,倘若离开了言语,显然是无法进行和表述的。

关于思维和言语的关系问题,有人也持有不尽相同的观点,认为言语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思维的必要条件。

例如皮亚杰认为①,从儿童思维和言语发生和发展的角度看,思维也可以先于言语而产生。他认为儿童在1.5岁至2岁初,就已经具有“感知——运动智力”,这种智力自有其“行动逻辑”。当儿童已学会把毯子拉到身边以取得它上面的玩具后,他就能够用拉毯子的方法取得上面的任何别的东西,并且他会去拉一根绳子以取得在绳子另一端的東西。这说明儿童能够在行动中形成概括。其次,皮亚杰引证法国和美国心理学者关于聋哑儿童的研究,指出聋哑儿童虽然没有言语,但其思维逻辑结构的发展比正常儿童只是时间上稍微迟缓;而这种迟缓也与聋哑儿童缺乏有利的环境影响有关。他因此断言,14至16个月的儿童智力结构的发展不是以言语的发展为前提的,这种智力结构的发展反而是儿童言语发展的基础。

四 语言和言语的社会历史性

语言和言语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且将随着人类社会的消亡而消亡的。

语言和言语的产生是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正是原始人的生产劳动的协同活动,引起了人们非说什么不可的需要;也正是原始人的生产劳动,提供了产生语言和言语的可能。劳动巩固了类人猿的手脚分工和直立行走,从而便于更自由地运用肺和声带,使口腔和喉部气流的通路形成一个直角,造成更为有利的发音条件。

①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译文载《教育研究》,1979年第2期。

同时劳动促进了人的思惟活动,深化了人对现实的认识,从而获得日益丰富的言语所必须的意义要素。

语言和言语随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中国古代的书面言语是“之乎者也”之类的古文,现代则通行白话文;二者区别之大,以致今天通晓白话文的人甚至可能读不懂古文。在词汇方面也有变迁,有些旧词逐渐消失,有些新词则不断产生。

语言 and 言语的社会历史性,表明着语言和言语是人类所独有的现象。动物虽然也能进行某种交际活动,但它们不可能具有真正的语言和言语。

为了探索高等灵长类动物能否学会人类言语,西方心理学家从二十年代以来就有人多次对黑猩猩作过教学言语的实验。1925年,美国动物心理学家约克斯(R.S.Yerkes)想训练黑猩猩模仿人的声音,结果未能成功。三十年代,美国的凯洛格(Kellogg)夫妇曾把幼年黑猩猩养在家庭环境中,发现它们并不象同龄儿童一样表现出模仿成人的发音的行为。五十年代,美国的海斯(Hess)夫妇用了长达6年半的时间教黑猩猩说话,发现它们至多只能发出“mama”,“papa”、“cup”等四个字的声音,而且还很不巩固。

1966年,美国的加德纳(Gardner)夫妇又对一个1岁左右的黑猩猩“瓦舒”(“Washoe”)进行教授手势言语的实验。瓦舒经过6年多的学习,一共掌握了160多个手势。她能够把标志不同性质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手势词汇按一定顺序搭配起来组成“句子”,句子包含的词可达6个之多。她能正确地排列“主—谓—宾”的次序。比如,她希望实验者同她做捉迷藏游戏时,她就做“抓瓦舒”的手势,意思是你来抓我,我躲开。她如果做“瓦舒抓”的手势后,她就会上来把实验者抓住。当她看见实验者在抽烟,她就会做出“你给我烟”的手势。

从许多学者以巨大努力教授黑猩猩学习言语的实验来看,其中有的结果尽管不免令人惊异,但毕竟还是十分有限的。瓦舒以6年的学习所取得的成绩,比之儿童花同样时间所可能取得的成绩是远远不可相提并论的。瓦舒虽然能学习160个手势,但是即使和聋哑人的手势相比,无论其复杂性和灵活性也都低得多。至于

说话，动物更是不可能学会。因此，迄今为止，黑猩猩学习言语的种种实验，实际上反证了言语能力是人类所独有的这一观点。人类言语的产生，经历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人类长期进化的成果也以机能和机体结构的形式固定下来。婴孩的发音器官和神经系统的特点包含着学习言语的可能性，这是人类以外的任何高等动物所不可能具有的。所以，从根本上说，动物不能掌握真正的言语。至于灵长类动物能够学会某种简单的类似言语的交际手段，则只是说明了动物心理和人类心理之间具有某种发展上的连续性而已。

第二节 言语活动的生理基础

言语活动包括说话(或书写)和听话(或阅读)两个方面。说话(或书写)是言语的表达过程，称为表达性言语，它主要是通过言语运动分析器的活动实现的；听话(或阅读)是言语的感受过程，称为印入性言语，它主要是通过言语听觉分析器和言语视觉分析器的活动实现的。此外，为了说出有声言语，还需要一套专门的声音器官。

一 言语的发音机制

人的发音器官分三个部分(图9.1)。

呼吸器官：人类发音的原动力是呼吸时所产生的气流，肺脏是呼出和吸入气流的总机关。肺脏位于胸腔。由于肋骨和横隔膜的运动，胸腔可以扩大或缩小：胸腔扩大时，肺脏也跟着扩张，气流于是从口腔或鼻腔经过咽头、气管、支气管吸入肺里；胸腔缩小时，肺脏也收缩，于是气流沿着相反的路径呼出。当气流呼出或吸入的时候，它都可能在所通过的管道上的某些部位发生冲击或摩擦，造成声音，语音一般都是在气流呼出时发生的。

喉头和声带：在言语中，声带是主要的发声体。声带位于喉

的中间。喉头下连气管，上接咽头。它是由几块软骨构成的一个精巧的小室，小室的中间有声带。声带由两片附着在喉头上的粘膜构成。两片声带之间有狭缝，叫做声门。构成喉头的几块软骨，由于肌肉的作用，可以互相移动，从而调节声带，使它变更开闭或松紧的状态。

口腔鼻腔和咽腔：人的口腔、鼻腔和咽腔是一个共鸣器。空腔里所容纳的空气和声带所发出来的声音发生共鸣，声音就被加强。口腔中的舌、小舌、软腭等部位可以自由活动，使共鸣器的容积和形状发生种种变化，这就使声音产生各种不同的语音音色。可见，口腔、鼻腔和咽腔不仅是人类发音的共鸣器，也是不同声音的制造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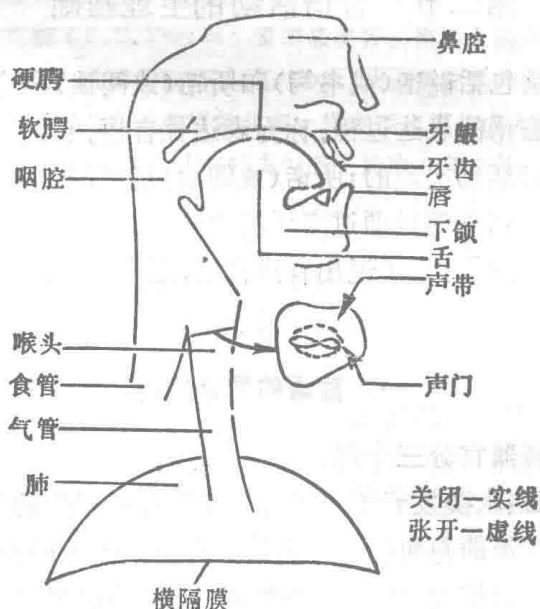


图9.1 发音器官各部位模式图

(引自B.B.Wolman, Handbook of General Psychology, P.

573。)

简括地说，发音器官发生声音要通过如下的程序：空气在一定压力下由肺部发出，通过声带间的狭缝时使声带振动，产生声音。

声音的高度决定于声带的长短和松紧程度，空气压力的改变决定语音的强度。声带振动本身所发出的声音响度很低，并没有语音音色。由于共鸣器的共鸣作用，大大增加声音的响度。又由于口腔容积以及舌、小舌、软腭、唇、齿的相对位置的变化，形成种种语音音色。

二 言语活动的三个分析器

参加言语活动的分析器主要是三种，即言语运动分析器、言语听觉分析器和言语视觉分析器（图9.2）。

言语运动分析器在表达性言语中占着首要地位。它的外周部分包括发音器官的可调节的部分，它的中枢部分位于大脑半球额叶，在中央前回的前方。1861年布罗卡发现在第二和第三额回区是言语运动中枢。后来艾克纳尔在布罗卡中枢的上方又发现与文字书写有关的中枢。

言语过程是受言语运动分析器、脑终末调节的。它的调节系统是：第一，从皮层运动区经锥体通路到效应器，这是随意控制系统；第二，经过锥体外通路和分布于呼吸器官中的迷走神经到达运动器官。人在说话时，首先由大脑皮层发出指令，支配言语外周器官的活动，而言语器官又向大脑的言语运动区随时发出反馈信息，大脑言语区对各种信息进行分析综合，再反过来进一步调整言语器官的活动，使人的言语活动能够协调而准确地实现。

言语视觉分析器和言语听觉分析器没有特殊的外周感受器官，它们以耳、眼为感受器，但其中枢部分（皮层部分）是专门化的。临床观察发现，在大脑皮层枕叶区最前方即第39区发生病变时，出现视觉失语症（文字盲）现象，病人只能看到字形，但不能理解字义。一般认为这一区域与文字阅读有关。当额叶第41—42区的威尔尼克中枢发生病变时，出现听觉失语症（文字聋），能听到言语声音，但不能了解所听到的话语的意义。一般认为这一区域与言语的听觉有关。

言语运动分析器、言语听觉分析器和言语视觉分析器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在中枢部分形成的。婴儿出生之初,在大脑的两个半球都有发生言语机能联系的形态学基础;但在成人,言语中枢只位于大脑皮层的一侧,即位于所谓优势半球。在六十年代,根据临床资料的总结,人们通常认为优势半球是在后天生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用右手的人,其言语机能区位于大脑左半球;用左手的人,其言语机能区则可能位于大脑右半球。可是晚近的资料并不支持这一认识。七十年代有人发现,皮层颞叶和额叶在解剖学上的不对称性,早在新生婴儿即已存在。又有人报导,大脑两半球对言语刺激和非言语刺激,在婴儿的早期即表现出功能上的差异。例如对出生1周至10个月的正常婴儿的研究表明,左半球对语词刺激产生的平均诱发电位较大,而右半球对非语词刺激的平均诱发电位较大^①。

对12岁以前的儿童,如果他们的后部语言区受损伤,他们已发展的言语完全丧失,但一年后会开始恢复,而且有希望学习完善的言语。因为幼儿优势半球语言区损伤后可以由非优势半球的这个相应部位起代偿作用。可是这种损伤若发生在12岁以后,儿童一般就难以再学会言语。

说话时不单单只有言语运动分析器的活动,言语听觉分析器的活动也参与其中。说话者的话音需要被他本人听到,他的听觉在言语活动中执行着监督作用。因此说话过程中的反馈传入信息,不仅是言语发音器官的动觉信息,还包括来自听觉分析器的听觉信息。用人为方法阻断说话人对自己话语的听觉,会发现他话语的流畅性和准确性都受到明显的损害。初学言语的过程也表明言语听觉对言语运动的这种监督作用。学习语言的人起初不具备听觉监督能力,所以发出的语音常出错误而不能自知,他需要依赖教话者的听觉的监督 and 校正。以后,由于学习,他本人建立并巩固

^①参见M.F.Gardiner,D.O.Walter, *In Lateralization in the Nervous System*, 1976.